

如果注定悲剧 请带孩子离开

西伯利亚 的眼泪

Between
shades of gray

[美] 拉塔·塞普提斯 著
王红婴 牛曼漪 译

一段无法复制的幸福时光，一次惊心动魄的寒冷旅程
一幅牵动人心的儿童画作，一份刻骨铭心的父女亲情

这是一本注定会被改编成电影的书

对人性，战争，历史的反思，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



西伯利亚的眼泪

Between shades of gray

[美] 拉塔·塞普提斯 著 王红婴 牛曼漪 译

中信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西伯利亚的眼泪 / (美)塞普提斯著; 王红婴, 牛曼漪译. —北京:

中信出版社, 2012.5

书名原文: Between Shades Of Gray

ISBN 978-7-5086-3344-2

I. 西… II. ①塞… ②王… ③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4433 号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Between Shades of Gray by Ruta Sepetys.

Text Copyright © 2011 by Ruta Sepetys.

Map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2011 by Katrina Damkoehler.

Seedling Photo © iStockphoto.com/smitt, Jacket design by Theresa M. Evangelista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hilomel Books, a division of Penguin Young Readers Group,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© 2012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西伯利亚的眼泪

XIBOLIYA DE YANLEI

著 者: [美] 拉塔·塞普提斯

译 者: 王红婴 牛曼漪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8-10层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9.25 字 数: 191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0-8194 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3344-2/I·298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—84849555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传真: 010—84849000

目 录

第一章 “小偷与妓女” / 001

第二章 地图与毒蛇 / 087

第三章 冰雪与灰烬 / 203

第一章

『小偷与妓女』

他们揪住我的睡衣，把我带走。

往事历历在目。那时家里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：全家人的照片都被扔进壁炉里烧掉；妈妈在半夜里把最值钱的银饰和珠宝缝进大衣内衬；而爸爸上班离家，一直没有回来。弟弟乔纳斯不停地问东问西，我也向妈妈问问题，也许我无法接受眼前这些变故。后来我才意识到父母是在谋划全家出逃，可我们最终也没逃掉。

我们被捕了。

那天是 1941 年 6 月 14 日。我换上睡衣，坐在书桌前打算给堂姐乔安娜写信。我翻开一本新的白色信纸簿，打开一盒钢笔和铅笔，那是姨妈送给我的 15 岁生日礼物。

窗户敞开着，晚风徐徐，书桌上方的窗帘随风飘动。轻风送来溪谷里的百合花香气，那些百合花是我和妈妈两年前在山谷里栽种

的。我写下第一行字。

亲爱的乔安娜：

这时外面突然传来急剧的响声，不是敲门声，而是咚咚的砸门声。我吃了一惊，从椅子上跳起来。有人用拳头重重地砸着前门，房子里的人都一动不动。我离开书桌，从门缝中向客厅里窥视。妈妈面对立陶宛地图，背靠着墙，笔直地站着。她闭上双眼，脸色凝重，脸上显现出我从未见过的焦虑神色。她正在祈祷。

“妈妈，”乔纳斯把他的房门拉开一条缝，从门缝里露出一只眼睛，“你去开门吗？他们好像要把门砸坏了。”

妈妈转过头，看着我和乔纳斯从门缝里露出来的眼睛，努力挤出一丝微笑，回答说：“对，亲爱的，我去开门，不能让别人砸坏我们的门。”

妈妈的脚步声在木地板上回响，修长的裙子在脚踝处摆动。她美丽优雅，气质非凡，脸上总是露出很开心的笑容，她周围的一切都富有情趣。我很幸运，因为我有跟妈妈一样的蜜色秀发和明亮的蓝眼睛，而乔纳斯的笑容简直是妈妈的翻版。

有人在门厅高声吼叫。

“是内卫军^①！”乔纳斯脸色发白，悄悄地说，“塔达斯说内卫

① 内卫军：即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苏联内卫军（Narodnyy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, NKVD），是前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政治警察机构，也是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。——译者注

军把他的邻居们塞进卡车里拉走了，他们正在抓人。”

我对他说：“不会的，他们不会到这儿来抓人。”苏联秘密警察怎么会光顾我们家呢？我向客厅走过去，从墙角里偷偷看他们，偷听他们的对话。乔纳斯说对了，我看见内卫军军官们把妈妈围在中间。这群人戴着镶红边的蓝帽子，帽子边缘上方有一颗金色五角星。其中一个高个子军官手里捏着我们的护照。

“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，到早晨才能准备好。”妈妈在说话。

“给你们 20 分钟，否则你们别想活着看见早晨。”军官的声音。

“求求你小点声，孩子们在家里。”妈妈低声恳求。

“20 分钟。”军官厉声说道。他把点燃的香烟扔在干净的客厅地板上，又用靴子踏上一脚，把香烟踩到木地板里面。

我们也会成为他脚底下的香烟。

2

我们是不是被捕了？爸爸在什么地方？我跑到卧室里，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块新鲜面包，从窗框下面塞进来一大捆卢布^①。妈妈站在我的卧室门口，乔纳斯紧紧地跟在她身后。

“可是，妈妈，我们要去哪儿？我们做了什么事啦？”他问。

“这是个误会。莉娜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我们得快点行动，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都装起来，倒不一定是值钱的东西。你明白吗？

^① 俄罗斯货币单位。——译者注

莉娜！我们最需要的当然是衣服和鞋子。尽量把你的所有东西都塞到一个手提箱里。”妈妈向窗户看去，然后把面包和钱迅速抽出来滑到桌子上，啪嗒一声关上窗帘。“答应我，如果有人打算帮你们，别理会他们，我们得自己解决这件事，千万不能把家人或朋友卷进纷乱中来，明白吗？即使有人大声喊你们，你们也不能回答。”

“我们被捕了吗？”乔纳斯说。

“答应我！”

“我答应，”乔纳斯轻轻地说，“可是爸爸在哪儿？”

妈妈停顿了一下，眼里闪烁着光芒。“我们会跟他见面的。还有 20 分钟时间，收拾好你们的东西！快点！”

我感觉自己的卧室在旋转，妈妈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回响。“快点，快点！”发生了什么事？10 岁的乔纳斯咚咚地跑进自己的房间，拽出一根绳子。我从壁橱里把手提箱拖出来，放在床上打开。

就在一年前，苏联军队越过边境，进驻立陶宛。随后立陶宛官方在 8 月宣布成为苏联的附属国。当时正是晚餐时间，我抱怨了几句。爸爸立刻喝止，并且叫我以后永远不要说贬损苏维埃的话。他把我送到我的房间里。从此以后，尽管我的想法很多，但我再也不会大声宣扬出来。

“带几双鞋，乔纳斯，再拿几双袜子，一件外衣！”我听见妈妈在客厅里大声喊叫。我从架子上将全家福照片拿下来，使它的金色相框正面朝上，放在空箱子底部。我与照片中的面孔互相对望。

照片中的人看起来很幸福，对即将发生的变故毫无知觉。这是两年前复活节时全家的合影，祖母当时仍然在世。如果我们真的要被关进监狱，我也想带着她的照片一道去。可是，我们决不至于遭受牢狱之灾，因为我们没做什么错事。

房子里响着砰砰的撞击声。

“莉娜，”妈妈叫着我的名字，冲进我的卧室。她的胳膊里抱满了东西。“快点！”她猛地打开我的壁橱和抽屉，疯狂地把里面的东西扔出来，塞进我的手提箱里。

“妈妈，我找不到速写本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”我惊慌地问。

“不知道。我们再买新的。把衣服都装起来，快点！”

乔纳斯跑进我的卧室。他穿着上学时要穿的制服，系着领带，背着书包；金色的头发整洁地梳到一侧。

“我收拾好了，妈妈。”他声音颤抖着说。

“不……不行！”妈妈看见乔纳斯穿着制服，惊愕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她倒吸一口气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这样不行，宝贝，拿着手提箱跟我来。”妈妈拉着他的胳膊跑进他的卧室。“莉娜，穿上鞋袜，快点！”她把我的夏季外衣扔过来。我立刻穿上。

我穿上凉鞋，抓起两本书，还拿起发带和梳子。速写本在哪儿呢？我拿起信纸簿和装着钢笔铅笔的盒子，又从书桌上把那捆卢布拿下来，然后把这几样东西放在箱子里的一堆物品中间。我啪嗒一声关上门，冲出房间。窗帘随风飘动，拍打着仍放在书桌上的那块新鲜面包。

我看着自己映在面包房玻璃门上的踪影，站了一会儿。我发现自己的下巴上有一小块绿色颜料，于是擦掉它，推开门。头上方响起门铃声。面包房里很温暖，飘着酵母的味道。

“莉娜，我真高兴看见你，”面包房的老板娘匆忙走到柜台里招呼我，“你想要点什么？”

我认识她吗？“对不起，我不——”

“我丈夫是大学里的教授，他为你父亲工作，”她说，“我在城里看见过你跟你父母在一起。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妈妈让我买一块面包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老板娘说着，急忙从柜台后面走出来。她用褐色的纸包好一大块面包，然后递给我。我付钱给她，可是她摇摇头不收。

“请你不要付钱，”老板娘低声说，“我们做的这些事远远不够回报你们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我把钱币递给她。她不收。

门铃响了。有人走进店里。“请代我向你的父母问好。”老板娘说着，走过去招呼其他顾客。

那天晚上，我问爸爸关于买面包的事。

“她很好心，可是她用不着那么做。”爸爸说。

“可是，那是因为你做过什么事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没做什么，莉娜，做完作业了吗？”

“你一定做了什么事，所以应该得到免费面包。”我追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是我的‘应该’得到的。莉娜，你要坚持做正确的

事，不要期望得到感谢或回报。现在去把作业做完。”

3

妈妈给乔纳斯装了一个硕大的箱子。乔纳斯站在大箱子旁边，越发显得身形瘦小。他必须用双手提着箱子，向后仰着身体，才能把它提离地板。他没抱怨箱子太重，也没要求帮忙。

房子里不断地响起打碎玻璃和瓷器的声音。我们看见妈妈站在餐厅里，把最好的水晶玻璃和瓷器都摔在地板上，砸得粉碎。她的脸上闪着汗光，金色卷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。

“妈妈，别这样！”乔纳斯喊叫着，向散落在地板上的碎片跑过去。

他还没碰到碎玻璃，我就把他拉回来。我问：“妈妈，为什么要把这些漂亮东西摔碎？”

她停下来看着手里的瓷杯，回答说：“因为我太喜欢它们。”她把瓷杯摔在地上，等不及看见它破碎，就伸手去拿另一件摆设。

乔纳斯哭起来。

“别哭，亲爱的，我们还会有更好的东西。”

门突然打开，三个内卫军军官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冲进来。“怎么了？”一个高个子军官检查地上的碎片，问道。

“是意外。”妈妈冷静地回答。

“你毁掉了苏维埃的财产！”他大声吼叫。

乔纳斯把他的手提箱拉近一些，唯恐这个箱子也会突然变成

苏维埃的财产。

妈妈对着门厅的镜子整理松散的卷发，戴上帽子。那个内卫军军官用步枪托柄使劲儿推了一下她的肩膀，使她的脸撞到镜子上。他责骂道：“立陶宛猪猡，总是浪费时间，你用不着那顶帽子了！”

妈妈站稳身体，抻抻裙子，扶正帽子。“对不起。”她平静地向军官道歉，然后又整理一下发卷，把珍珠帽针仍旧戴好。

“对不起”？那真是她说的话吗？这群人在夜里闯进我家，把她推到镜子上，她却对他们说“对不起”？妈妈伸手拿灰色长外衣，我突然明白了她的用意。苏联军官好像是妈妈手里握的一副纸牌，她拿不准接下来该怎么出牌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她在大衣内衬里缝珠宝、钞票、银饰和其他值钱东西的情景。

“我要去洗手间。”我大声说，试图把军官们的注意力从妈妈和那件大衣上转移开。

“给你三十秒时间。”

我关上浴室门，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。当时我无从知晓自己的脸色后来会多么迅速地苍白下去。如果我能未卜先知，我一定会盯着镜子里的脸，记住那一刻。在此后的十多年里，我再也没有照过真正的镜子，那是最后一次。

街灯没有亮，路上几乎漆黑一片。军官们在我们身后行进，

迫使我们的走路速度与他们一致。我看见拉斯库纳斯太太从窗帘后向外窥视。她一发现我在看她，就立刻藏起身影。妈妈用胳膊肘轻轻推我，暗示我应该低下头去。乔纳斯提着他的箱子，很费力气。箱子不停地跟他的小腿磕磕碰碰。

“快点儿！”一个军官命令我们。快点儿，总是催促我们快点儿。

我们一行人走到街道的十字路口，面前是一个黝黑的庞然大物。那是一辆卡车，四周包围着更多内卫军。我们走到卡车后面，我看见车厢里已经有些人坐在自己的行李上。

“托我一下，这样他们就不会碰到我。”妈妈低声很快地说。她不想让内卫军军官碰到她的大衣。我照做了。军官们把乔纳斯推到车上去。乔纳斯跌倒了，脸摔在地上，军官们把他的手提箱扔在他身上。我上车时倒是没有摔倒，但是等我站起来时，我发现有个女人用手掩着嘴看我。

“莉娜，亲爱的，把衣服扣子扣上。”妈妈说。我低下头看看我的花睡衣。当时我只顾匆忙地寻找速写本，竟然忘了换衣服。我还发现一个又高又壮、鼻子上生着雀斑的女人在看着乔纳斯。她是格里巴斯小姐，是学校里的未婚老师，一贯很严厉。我也认出了其他人：图书管理员、附近旅馆的老板、还有另外几个男人，我见过他们曾经在大街上跟爸爸说话。

我们都在名单上。我不知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名单，只知道我们都名列其中。这很明显，所以现在 we 跟其他人都站在一起。卡车后门啪的一声关上。我前面的一个秃顶男人在低声叹息。

“我们都要死了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我们肯定会死。”

“毫无道理！”妈妈很快地回答。

“可我们就要死了，”他坚持说，“我们的末日到了。”

卡车启动，猛的向前颠了一下，人们猛的从行李上滑下来。秃顶男人突然向上爬，爬到卡车内壁的厢板上，纵身跳出去了。他摔在人行道上，像陷阱里的动物一般发出痛苦的咆哮声。卡车里的人发出惊叫声。这时车轮尖叫一声停下来，一些军官跳下车，打开车厢后门。我看见那个秃顶男人躺在地上，痛苦地挣扎着。军官们把受伤的秃顶男人抬起来，使劲扔到卡车里。他的一条腿摔坏了。乔纳斯把脸藏在妈妈的袖子里。我悄悄握着乔纳斯的手，发觉他在发抖。我眼前一阵眩晕，于是眯着眼睛，闭眼，然后再睁开。卡车向前冲了一下，又开走了。

“不！”秃顶男人抓着自己的腿哀叫，发出的声音像哭一样。

卡车在医院前面停下。车厢里的气氛似乎缓和些，人们现在可以处理秃顶男人的伤口了。但是没人这么做，他们还在等待。一个刚生了孩子的女人也在名单上。只等医生剪断脐带，内卫军就要把母婴二人一并装到卡车里。

5

大约4个小时过去了。我们坐在黑暗的车厢里在医院门口等候，不能离开卡车一步。别的卡车陆续经过，车厢里装着被囚的人群。

街道上响起嘈杂声。“我们太早了，”一个男人看着手表对妈妈说，“现在差不多是凌晨3点。”

秃顶男人仰面躺着，转过脸看着乔纳斯，说：“孩子，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嘴上，再捏紧我的鼻子，别松手。”

“他不会做这种事。”妈妈说，把乔纳斯拉到身边。

“愚钝的女人，你看不出这才刚刚开始吗？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有尊严地死掉。”

“艾琳娜！”街道上传来轻轻的呼唤声。我看见妈妈的表妹瑞加娜藏在暗处。

“你现在躺着舒服点儿吗？”妈妈问秃顶男人。

“艾琳娜！”叫声又响起来，声音更大了一点儿。

“妈妈，她在叫你。”我低声说。我看见内卫军在卡车的另一侧吸烟。

“她没叫我，她是个疯子。”妈妈大声说，然后又对她的表妹喊道：“走开，别烦我们！”

“可是，艾琳娜，我……”

妈妈转过头来，假装全神贯注地跟我说话，完全不理睬她表妹。有人把一小捆东西扔到卡车里面，那捆东西弹跳着落在秃顶男人附近。他贪婪地抓住它。

“先生，你还说尊严？”妈妈说着，从他手里把那捆东西劈手夺过来，放在自己的大腿下面。我不知道那捆东西是什么。妈妈怎么说她表妹是个疯子？瑞加娜一定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才找到她。

“你是大学教务长科斯塔斯·维尔卡斯的妻子吧？”坐在我们

下首的一个穿西服的男人问道。妈妈点点头，扭着双手。

我看着妈妈扭着双手。

餐厅里充满了人们的抱怨声。男人们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了。妈妈吩咐我：“宝贝，给他们送一壶新煮的咖啡。”

我走到餐厅边上。香烟烟雾在餐桌上空缭绕，窗户和窗帘紧闭，烟雾无法散出去。

“他们会被遣返，如果他们能侥幸逃脱的话。”是爸爸在说话。他看见我站在门口，就突然不说了。

“有人再加点儿咖啡吗？”我端着咖啡壶询问他们。

有些人低下头，有些人在咳嗽。

“莉娜，你就要长成大姑娘了，”爸爸大学里的一个朋友说，“听说你是个很有天赋的美术家。”

“没错，她很有天赋！”爸爸说，“她画画的风格非常独特。”他眨眨眼睛，又加上一句：“她也很聪明。”

“那是继承了她的妈妈。”一个男人开着玩笑说。大家听了这话都笑起来。

“说说看，莉娜，”一个报社记者问道，“你对新立陶宛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算了，”爸爸迅速回应，“这不是小姑娘该谈论的话题，对吧？”

“这个话题每个人都可以谈，科斯塔斯，年轻人和老人都可以谈谈。”记者微笑着说，“另外，我也没打算把这些话发表在报纸上啊。”